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阎月君 集

忧伤与造句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阎月君 集

忧伤与造句

沈奇/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伤与造句/阎月君著;沈奇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10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阎月君集/谢冕主编)

ISBN 7-5313-1751-6

I. 忧… II. ①阎…②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38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2 千字 印张:5½ 插页:2

印数:1—6 000 册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751-6 定价:15.80 元

1997 年初春, 在沈阳





1995 年冬，和女儿晴晴在家中。

1986 年秋和父母弟妹在郊外。





1985 年秋,在北京香山。



1983 年秋天在沈阳,和周宏坤在一起。



1997 年 3 月,于沈阳中山公园

生下我的那女人
其实是放了一把火
孕育了一种波涛
点燃了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黑暗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充

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70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70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20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 20 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伸延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 60 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巨

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倾听：断裂与动荡

——阎月君论

沈 奇

不，她不仅仅是一片
月的中国，更是一堆
碎裂的陶片，在岁月的坍塌处
追忆世纪的忧伤与幻灭

是的，她是这样的月色
使躯体发冷、灵魂发热
有如冰原上的一片大火，使我们
为之颤栗而死、而复活……

——题记

以《月的中国》一诗成名的阎月君，多年来，一直为这片定位性的“月色”所遮蔽，使人们越来越疏忘了对这位女诗人更深层面的，心路与诗路历程的全面而清晰的把握。即或在 90 年代里逐渐“热闹”起来的女性诗歌研究中，我们也很少见到对阎月君的重新审视，似乎那已是一个远逝的星座，不再辉煌

于当下的诗坛——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尽管这种缺失在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中，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陷于运动情绪，缺乏科学态度，使我们在匆忙的赶路中，留下了多少不足和遗憾！总是注目于新的、更新的，而疏于对“战场”的清理和对成就的收摄。世纪黄昏，当我们终于疲于赶路，可以冷静地坐下来，对来路进行一番整合性的回视与梳理时，我们方发现，那些为我们疏远了的星座，依然闪亮如初，且放射着新的启悟之光。这使我想到奥·帕斯的那句名言：“诗歌不追求不死而追求复活。”

由此重涉阎月君的诗歌世界，我惊异地看到，她有着毫不逊色于任何耀眼星座的独在的光芒。批评界对她的疏淡，其一源自进入 90 年代后，诗人在做创作调整中很少发表作品而不再活跃；其二是对其成名作《月的中国》之后的作品，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到位的认知，粗率而人云亦云地将其归于所谓“比较传统”（即不够新潮和缺乏先锋性）的一路。这里暂不论我们常拿来作价值判断的“传统”一说有多么含糊和混乱，仅就阎月君总体的创作理路而言，也绝非一词“传统”所能定论的——她以现代意识为底背，杂糅东西方诗质，且经由实验而整合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立场和艺术风格，都是所谓的“传统诗人”所无法企及的。世纪之交，尘埃落定，是否有整合意识，已成为判定一位优秀诗人的根本所在。今天，当我们看多了那些从“流”中取一瓢，随意“勾兑”出各种所谓“新潮、先锋”的芜杂之作后，再重新审视阎月君的存在，自会发现这是一位从源

头出发、扎根甚深且不乏探索精神的诗人。尤其是她那种将个人与时代、女性与男性融合为一的宽阔视域和超越性气质，更是当代女性诗歌中极为难得的优秀品质，由此成就的作品，方经得起时空的磨洗和历史的汰选。

让我们重新认识这片迷离的“月色”……

一、走进月色：

“寻找一只溺水的月亮”和“原始的飞翔姿”

阎月君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于1984—1988年五年间，呈现出厚积薄发、横空出世的高峰状态。这其中，以《月的中国》、《山的随想》、《春日的午后》等作品为代表，形成前期阶段。其诗视主要是投向外部世界的，承接朦胧诗的余绪而着力于对传统的再造。随后两年（1987—1988）其诗视则转向内宇宙，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对时代的某种精神现象和思考融化到个在的生命体验中去，拓殖出新的精神和艺术空间，形成后期阶段。

对于《月的中国》等一批前期代表力作，谢冕先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她以微带苦涩的清丽和不乏传统风情的现代意识造成了深邃的诗情。她在诗中糅进了复杂意绪的现实思考，但又与悠远的历史相交融。”并认为阎月君的这些作品“成功地写出了中国特有的充满忧患的传统心态。”且“拓

展了新诗潮的审美空间。对于抒情式史诗那一路诗风，做了另一走向的补充”。^①

可以看出，作为新诗潮的权威发言人，谢冕先生对月君这一批诗作是极为推崇的，由此奠定了她在80年代的诗人地位。此时的阎月君，我称之为“蓝色月光”时期：现代意识的底背，现实主义的诗思，新古典的韵致，代一个民族倾诉千古不变的忧患与幽怨，诗风清丽而高远，有含蕴很深的流畅线条和韵律。其代表作《月的中国》，更是一曲横贯古今的长歌，一首具有经典意味的抒情史诗。

一般而言，女性为诗，多从个人情感和私人生活场景出发，即或有外视的目光，也是以小我的视角去扫描，时间长了，沉溺其中，便很难拓展开更阔大的精神堂庑。月君的出发，则落实于脚下的这块土地和背负的那段历史，先看清了外在的世界，再回视内在的自我，其精神堂庑的深邃超迈，在当代女性诗人群落中，是屈指可数而难能可贵的。不同的出发必然导致不同的建构，无论是对历史/现实的言说，还是对族类/个我的拷问，阎月君都是站在超越性的立场上，作为一个族类乃至整个人类的眸子，去审视存在的荒谬、历史的泥泞和时代的困惑，去倾听断裂与破碎的生命波动，而从没有自怨自艾、自我抚摸的女性化演出。正是这种对包括女性意识在内的角色意识的自觉清除，方保证了阎月君较一般女性更为纯正坚实的诗歌品质。这不仅表现在她比其他女诗人的创作，在视域上更为舒放扩展、内外打通，即或在后期一些深潜于个我生命

体验的诗作中，也总能触摸到一种精神的硬度而非一堆烂泥。

应该指出，阎月君在其前期创作中，对历史与现实的切入，绝非简单的“寻根”或“挽歌”之作，她给我们的，是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孤绝的情怀。那是以“心上的秋”，去写“月的中国”、写“圆明园”、写“昭君出塞”、写“你已非你”的时代之“春日的午后”……在这里，“月”的意象别有深意：她既是传统的“月”，与渴望、期待、追思、怀恋以及理想的守望同构；又是现代的“月”，与失落、迷惘、孤寂、忧郁以及幻灭的伤痛同构。在这片诗的蓝色月光里，不乏对古典辉煌的追恋，“寻找一只溺水的月亮”而希求重新索回那“原始的飞翔之姿”（《老城》）。但更多的是对五千年文化遗传的深刻质疑与拷问，以“拒绝你亘古的野心从内部侵占我”（《爱仇》）历史的梦想与历史的异化和现代人的觉醒，交织为这片月光的基本题旨，而对伤痛的言说则成为最撼动人心的诗句：“囚过千年无论如何不囚亦满是血迹斑斑/每见蓝天翅膀颤栗 一阵破碎的呼喊/一种风湿就在体内就在血流之间/怕见雨天怕见阴天最怕说从前”（《春日的午后》）。应该说，直至世纪之交的今天，尤其是在历史情怀和现实关切被过分消解之后，重读这样的诗句，我们越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震撼力，为其在当年所抵达的深度而叹服。作为在朦胧诗处于巅峰时期步入诗坛的阎月君，无疑受到这脉诗风的影响（我们知道，她是那部最早结集且影响也最大的《朦胧诗选》的编选者之一），但月君在此主要承传了朦胧